

敢温阳,只敢通阳,而且通阳不敢温,只敢利小便。

他又说：“战汗而解，邪退正虚，阳从汗泄，故渐肤冷，未必即成脱症。此时宜安舒静卧，以养阳气来复。旁人切勿惊惶，频频呼唤，扰其元气。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，虽踡卧不语，汗出肤冷，却非脱症；若脉急疾，躁扰不卧，肤冷汗出，便为气脱之症矣。”邪退正虚，出现脱症的可能性，仍然只敢消极等待，不敢温阳救脱。

“更有邪盛正虚,不能一战而解,停一二日再战汗而愈者,不可不知。”等待病人自愈,不采取措施救阳祛邪。

“不可便云虚寒而投补剂，恐炉烟虽熄，灰中有火也。”对温阳药过分谨慎，仍是因为固守“温邪不可用温药”的理论。

(3) “温病始于太阳”的论点有利于指导临床:其实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《温病学讲义》(上海中医学院编著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59年)对温病的认识,并不像现在这样。书中将温病初期称为恶寒期,其中包括太阳病、邪在卫分及一部分上焦病。

对温病的治疗方法,也强调辛散。“辛凉解表,是辛药与凉药配合起来同用的法则。”“温病的解表,固然以辛凉为大法,但在最初期间又必须侧重辛散,凉药又不宜用之过早与过多,庶免凉遏之弊。”

金寿山的论述则又更进一步。“卫分证治疗当以解表为大法，‘在卫汗之可也’。解表者，开泄腠理，驱邪外出是也。因温邪热变最速，故解表之际，必与清热同用。否则，多致化燥伤津。此因发汗药多温燥的缘故。温病解表宜辛凉不宜辛温，其理即在于此。在我看来，论治，是有凉辛凉解表一法；论药，则无辛凉解表之品。解表药多偏辛。叶天士说‘辛胜即是汗药’，所谓辛凉解表，实为辛温加凉药而已。辛以解表，凉以清热，合之则为辛凉，亦可称之为解表清热。”

金寿山说无辛凉解表之品,当然不是绝对的,或可说解表力强者均辛温。结合柯雪帆说,发汗退热作用最强者是麻黄。